

溫  
熱

全

經

緯

R 254  
8-4

R 254  
8-4

溫

熱

經

緯

孝

上海  
文瑞  
樓印

余讀孟英之霍亂論也在道光紀元之二十有八年閱三載孟英遊江右時余握篆宜黃始納交於孟英因得讀其回春錄仁術志諸治案為之編纂排比付諸剞劂以惠世人孟英知余耽情竹素積嗜成癖所獲奇方祕籍恆郵寄示拓我見聞而余每有所疑馳書相問難孟英為之條分縷析援古證今如冰斯開如結斯解披函莊誦未嘗不撫案稱快數載以來尺書往復魚雁為勞夫疾疢人之所時有也不有藥石患害曷瘳然而醫籍流傳途徑多歧聚訟紛紜各鳴一得使後學旁皇眩惑因決適從識者病之余恆欲廣搜百氏兼綜羣言吸攝精華傾吐糟粕勒為一書以質好學深思之士而才識謏陋不敢自信欲俟資力稍充邀孟英共事揚權成斯盛舉浮沈數載而所志迄莫能償既而軍事興粵西賊起攻長沙屠武昌陷安慶遂踞金陵江西左皖右楚以大江為門戶大憲議保甲議團練以固疆圉時余自宜黃改任臨川雖地居腹裏而民氣素浮訛言繁興張皇既虞生事優柔又恐養奸所夕鹿鹿簿書間而此事遂不暇計及未幾先君子在籍棄養奔喪歸里干戈載途道路梗澀乃取道長沙泛洞庭涉江漢當武昌之南湖流而西至樊城棄舟登車攬許昌之遺蹟登大梁之故墟慨然發懷古之思及渡河則桑梓在望故里非遙將涉滹沱猝與賊遇遽折而東旅寓於甯甯之間蓋紆迴六千里馳驅五閱月而迄未得歸也甲寅秋烽煙稍靖始得展祖宗之邛墓安先君子於窀穸十年遊子重返敝廬閭里故人半歸零落追念疇昔喟然興歎居數月以公事牽率買舟南下因得謁孟英於武林握手言歡歷敘契闊而孟英業益精學益邃涵養深醇粹然見於面目余以行迫未得深談悵悵而別已而孟英來答拜輿夫負巨麓置舟中則孟英所贈書也舟行正苦岑

寂得此奇編如親良友遂次第讀之中得一編題曰潛齋叢書急閱之蓋孟英數年所搜輯言醫之書也或表著前徽或獨據心得或採摭奇方如肘後或區別品彙如圖經匡坐蓬窗間回環雜誦奇情妙緒層見疊出滿紙靈光與巖陵山色競秀爭奇噫技至此乎夫士君子能成不朽之盛業而為斯民所託命者其精神必強固其志慮必專壹其學問必博洽其蘊蓄必深厚而天又必假以寬閒之歲月以成其志孟英懷才抱奇隱居不仕而肆力於醫故所造如此豈偶然哉余行抵玉山遇賊不能前仍返武林就孟英居焉晨夕過從相得甚歡因並讀其溫熱經緯者蓋以軒岐仲景為經葉薛諸家為緯體例一仍霍亂論之舊而理益粹論益詳其言則前人之言也而其意則非前人所及也余於此事懷之數年莫能措手孟英已奮筆而成此書洋洋灑灑數十萬言無一支字蔓語孱雜其間是何才之奇而識之精耶異日由此例而推之各雜證力闢榛蕪獨開異境為斯道集大成洵千秋快事哉余於孟英之學無能望其項背而孟英謬引為知己殆所謂形骸之外別有神契者耶因備述顛末於簡端以誌交誼之雅云

咸豐五年歲次乙卯端陽前三日定州楊照黎敘

### 溫熱經緯序

自來生民之疾莫重於傷寒存亡判乎呼吸得失決於一朝變化萬端不容或紊而傷寒中溫熱暑溼之病證因非一尤易混淆前賢所以各有專書互相闡發而斤斤於此也顧明於此者昧於彼聚訟紛紜各鳴己得徒使好學之士無所適從而或信一家之言未免偏之為害矣王君孟英該博淹貫引經斥異衆美兼收謂前人之說既已中肯何必再申己意因而棄瑕錄瑜彙成溫熱經緯一編

蓋本述而不作之意而其中間以按語亦謂旁考他書參以閱歷則亦猶之述耳而初非有私心臆斷於其間也僕懵不知醫過從之餘竊聞緒論喜長沙之學既得諸家表彰於前復得王氏釐訂於後由是千秋絕業不致淆亂於羣言而四時五氣之感亦不致難辨而失之歧誤其有裨生民之命豈淺鮮哉屬為弁言爰不揣謏陋而書之

咸豐二年壬子初夏仁和趙夢齡

溫熱一證庸手妄為治療天札多矣夢隱潤之而作此書俾學者得所遵循生平著述等身當以此書稱首真實書也其友烏程汪曰楨讀而善之因為之贊曰

活人妙術司命良箴不偏不易宜古宜今千狐之裘百衲之琴軒岐可作其鑑此心  
同治二年癸亥二月朔書於上海旅次

自序

內經云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溼風夫此五氣原以化生萬物而人或感之為病者非天氣有偶偏即人氣有未和也難經云傷寒有五有中風有傷寒有溼溫有熱病有溫病此五氣感人古人皆謂之傷寒故仲聖著論亦以傷寒統之而條分中風傷寒溫病溼暍五者之證治與內經難經淵源一轍法雖未盡名已備焉陰符經云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後賢不見遂至議論愈多至理愈晦或以傷寒為溫熱或以溫熱為傷寒或併疫於風溫或併風溫於疫或不知有伏氣為病或不知有外感之溫甚至并暑暍二字而不識良可慨已我冒王父隨筆中首為剖論茲雄不揣愚

昧以軒岐仲景之文為經葉薛諸家之辯為緯纂為溫熱經緯五卷其中注釋擇昔賢之善者而從之閒附管窺必加雄案二字以別之俾讀者先將溫暑溼熱諸病名了然於胸中然後博覽羣書庶不為其眩惑而不知所取舍矣非敢妄逞意見欲蓋前賢用質通方毋嗤荒陋  
咸豐二年壬子春二月海甯王士雄書於潛齋

溫熱經緯目錄

卷一

內經伏氣溫熱篇

卷二

仲景伏氣溫病篇

仲景伏氣熱病篇

仲景外感熱病篇

仲景溼溫篇

仲景疫病篇

卷三

葉香巖外感溫熱篇

葉香巖三時伏氣外感篇

卷四

陳平伯外感溫病篇

薛生白溼熱病篇

余師愚疫病篇

卷五

方論

海甯王士雄孟英纂定

仁和沈宗淦辛甫參 烏

內經伏氣溫熱篇

素問生氣通天論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

張仲景曰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于寒

雄按傷而即病者為傷寒不即病者為溫熱

章虛谷曰冬寒伏於少陰鬱而化熱乘春陽上升而外發者為實證

金匱真言論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 王啟元曰精氣伏藏則陽不妄升故春

無溫病 尤拙吾曰冬傷于寒者春月溫病之由而冬不藏精者又冬時受寒之源也 吳鞠通

曰不藏精非專主房勞說一切人事之能動搖其精者皆是即冬時天氣應寒而陽不潛藏如春

日之發泄甚至桃李反花之類亦是也 章虛谷曰經論溫病有內伏而發外者有外感隨時而

成者其由內伏發外者又有虛實二證上條為實證此條為虛證也

執論篇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暑當與汗出勿止 王啟

元曰此以熱之微甚為義也陽熱未盛故曰溫陽熱大盛故曰暑 楊上善曰冬傷於寒輕者夏

至以前發為溫病重者夏至以後發為暑病 林觀子曰少陰真氣既虧邪必深入鬱久化熱自

內而出傷寒序例云暑病者熱極重于溫是暑病者其實熱病也 沈堯封曰傷寒有五熱病乃

其一耳餘論俱散失矣 章虛谷曰此言凡病傷寒則不獨指冬時之寒也蓋寒邪化熱隨時皆

有也 雄按脈要精微論曰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夫暖即溫也熱之漸也然夏未至則不熱故病

發猶曰溫其首先犯肺者乃外感溫邪若夏至後則漸熱故病發名曰暑蓋六月節曰小暑六月  
中曰大暑與冬至後之小寒大寒相對待是病暑即病熱也乃仲聖以夏月外感熱病名曰暍者  
別于伏氣之熱病而言也說文云暍傷暑也漢書武帝紀云夏大旱民多暍死故暑也熱也暍也  
皆夏令一氣之名也後人不察妄騰口說甚至講太極推先天非不辯也其實與病情無涉而於  
醫理反混淆也 淦按此言其常也然春時亦有熱病夏日亦有溫病溫熱之輕者也熱溫之重  
者也故古人往往互稱。

刺熱篇曰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庚辛甚  
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日死刺足厥陰少陽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 吳鞠通曰肝病小  
便先黃者肝脈絡陰器又肝主疎洩肝病則失其疎洩之職故小便先黃也腹痛多臥木病尅脾  
土也熱爭邪熱盛而與正氣相爭也狂言及驚手厥陰心包病也兩厥陰同氣熱爭則手厥陰亦  
病也脇滿痛肝脈行身之兩旁脇其要路也手足躁不得安臥肝主風風淫四末又木病尅土脾  
主四肢木病熱必吸少陰腎中真陰陰傷故騷擾不得安臥也庚辛金日尅木故甚甲乙肝木旺  
時故汗出而愈氣逆謂病重而不順其可愈之理故逢其不勝之日而死也厥陰少陽並刺者病  
在臟兼瀉其腑也逆則頭痛以下肝主升病極而上升之故 自庚辛日甚以下之理餘臟仿此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  
癸死刺手少陰太陽 吳鞠通曰心病先不樂者心包名膻中居心下代君用事經謂膻中為臣使  
之官喜樂出焉心病故不樂也卒心痛凡實痛皆邪正相爭熱爭故卒然心痛也煩悶心主火故

煩腫中氣不舒故悶嘔肝病也木火同氣熱甚而肝病亦見也且邪居膈上多善嘔也頭痛火升也面赤火色也無汗汗為心液熱閉液乾汗不得通也章虛谷曰人身生陽之氣根於腎臟始發於肝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如是生生不息則安和無患也邪伏血氣之中必隨生陽之氣而動動甚則病發然其發也隨氣所注而無定處故難經言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如仲景所論或發於陰經或發於陽經正合難經之言也今內經按生氣之序首列肝次以心脾肺腎以明邪隨生氣而動其於不定之中自有一定之理足以印證難經仲景之言而軒岐越人仲景之一脈相承更可見矣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熱甚則腰痛不可用俯仰腹滿泄而頰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吳鞠通曰脾病頭先重者脾屬溼土性重經謂溼之中人也首如裹故脾病頭先重也頰少陽部也土之與木此負則彼勝土病而木病亦見也煩心脾脈注心也顏青欲嘔亦木病也腰痛不可用俯仰脾病則胃不能獨治陽明主約束而利機關故痛而至於不可俯仰也腹滿泄脾經本病頰痛亦木病也

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熱甚則喘效痛走胸膈背不得太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吳鞠通曰肺病先惡風寒者肺主氣又主皮毛肺病則氣贖鬱不得捍衛皮毛也舌上黃者肺氣不化則溼熱聚而為黃苔也章虛谷曰若外邪初感喘氣鬱極也效火剋金也胸膈背之俯也皆天氣主之肺主天氣肺氣鬱極故痛也走者不定之詞不得太息執閉肺臟也頭痛不堪亦天氣贖鬱熱不得泄直上

衝腦也鬱熱而膝開汗出其熱暫泄則寒也

略參章氏

腎熱病者先腰痛脢疼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脢寒且痿足下熱不欲言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

吳鞠通曰腎病腰先痛者腰為腎之

腑又腎脈貫脊會於督之長強穴脢腎脈入跟中以上膈內太陽之脈亦下貫膈內膈即脢也痿熱鑠液也苦渴數飲腎主五液而惡燥病熱則液傷而燥故苦渴而飲水求救也項太陽之脈從顛入絡腦還出別項下腎病至於熱爭臟病甚而移之腑故項痛而強也脢寒熱極而寒也足下

熱腎脈從小指之下裏趨足心涌泉穴病甚而熱也不欲言有無可奈何之苦也邪氣上逆則項

更痛員員澹澹一身不能自主難以形狀之病也

略參章氏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

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章虛谷曰此更詳五臟熱邪未發而先見於色之可辨也左

頰顏鼻右頰頤是肝心肺脾腎臟之氣應於面之部位也病雖未發其色先見可見邪本伏於氣

血之中隨氣血流行而不覺更可印證難經所云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也故其發

也必隨生氣而動而先見色於面良工望而知其邪動之處乘其始動即刺而洩之使邪勢殺而

病自輕即難經所云隨其經之所在而取之者是為上工治未病也用藥之法亦可類推矣

治諸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此寒處身寒而止章虛谷曰以其久伏之邪熱從內

發故治之必先飲寒水從裏逐熱然後刺之從外而泄再衣以寒居處以寒身寒熱除而後止

雜按今人不讀內經雖溫熱暑疫諸病一概治同傷寒禁其涼飲厚其衣襪閉其戶牖因而致殆

者我見實多然飲冷亦須有節過度則有停飲腫滿嘔利等患更有愈後手指足縫出水速投米仁三兩茯苓三兩白朮一兩車前五兩桂心一錢名驅溼保脫湯連服十劑可免脚趾脫落此即諺所謂脫脚傷寒也亦不可不知若飲冷雖多而汗出亦多必無後患

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 章虛谷曰此明外感與伏邪互病之證也與熱論篇之兩感同中有異彼則內外同時受邪內外俱病故不免於死此則外感先發伏邪後發者可生若同發則死期不過三日也云太陽之脈者邪受太陽經脈即一日巨陽受之頭項痛腰脊強者是也色榮顴骨者鮮榮色赤見於顴骨也蓋顴者骨之本骨者腎所生腎臟伏熱之邪已動循榮血見色於顴也榮未交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者言太陽經脈外受之邪與榮血中伏熱之邪尚未相交今且使其得汗先解外邪所謂未滿三日可汗之是也其內伏之邪後發待臟氣旺時可也如腎熱病待壬癸日得大汗而已也又如所云見赤色者刺之名治未病亦可也倘與厥陰經脈病證爭見則腎肝皆有邪熱內發其勢必與太陽外邪連合而不可解故比之兩感死期更速不過三日也蓋兩感病起於經必待胃氣盡六日方死此則其熱病內連腎臟本元即絕故死速也

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 章虛谷曰上言肝熱病者左頰先赤肝為厥陰膽為少陽相表裏者也外邪受於少陽經脈而肝臟伏熱之色榮於頰前若外內之邪尚未相交今且使其得汗以解外其內發之熱可待臟氣旺時而已若與少陰經脈病證爭見則肝連腎熱而內外邪勢必交合難解死期不過三日也大抵外

內之邪發有先後而不交合尚可解救故要緊在榮未交一句下文病名陰陽交亦即榮已交之義也經文止舉太陽少陽兩證不及陽明太陰合病者余竊度之以陽明之腑可用攻瀉之法不至必死非同太陽少陽厥陰其邪連合而無出路則必死也

評熱病篇帝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曰名陰陽交交者死也葉香巖曰交者陰液外泄陽邪內陷也尤拙吾曰交非交通之謂乃錯亂之謂也陰陽錯亂而不可復理攻其陰則陽扞之不得入攻其陽則陰持之不得通故曰交者死也郭氏謂即是兩感病然兩感是陰陽齊病而非陰陽交病也章虛谷曰陰陽之氣本來相交而相生者今因邪勢彌漫外感陽分之邪與內發陰分之邪交合為一而本元正氣絕矣故病名陰陽交交者死非陰陽正氣之相交也下文明其所以然之理

人之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勝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出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章虛谷曰汗生於穀穀生於

精者謂由本元精氣化水穀以生津液發而為汗邪隨汗泄則邪却而精勝也精氣勝則當能食以化水穀其邪已泄則不復熱矣乃復熱者邪氣未去也其所出之汗精氣走泄也故汗出而輒復熱是精却而邪勝也所以不能食精無俾也俾者倚藉之謂其病雖留連其壽可立待而傾也古論云汗出而脈躁盛者死正謂其精却而邪不去也若邪去而精氣存脈必靜矣今脈與汗不

相應則精氣不勝邪氣也其死明矣。且狂言是失志。失志者死一也。汗出復熱精却邪勝二也。汗與脈不相應三也。今見三死證不見一生證。雖似愈必死也。雄按溫證誤作傷寒治而妄發其汗多有此候。汪按此條為溫證不可妄表之訓。夢隱一語可謂要言不煩。蓋溫病誤表縱不成

死候亦必不易愈矣。麻黃桂枝人猶膽饒最誤人者。陶節庵之柴葛解飢湯也。

陽明脈解篇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人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為動聞木音而驚何也。岐伯曰。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帝曰。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脈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章虛谷曰。土被邪困更畏木克故聞木音而驚也。鐘鼓之音屬金土故不為動也。熱甚故惡火。仲景所云不惡寒反惡熱也。邪結而氣厥逆則喘而惋。惋者懼懼故惡人也。

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臟則死。連經則生。章虛谷曰。邪結在腑則氣阻而喘不能循經達於四肢而又厥逆。蓋四肢稟氣於脾胃也。邪內入則連臟故死。外出則連經故生。

帝曰。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而反能者何也。岐伯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肢實。實則能登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疎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章虛谷曰。四肢稟氣於脾胃。胃為臟腑之海。而陽明行氣於三陽。故四肢為諸陽之本也。邪盛於胃氣實於四肢則能登高也。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邪亂神明。怒氣衝動。故妄言罵詈。胃中邪實不欲飲食。四

肢多力則妄走也是大承氣湯之證其邪連經脈必滑大下之可生其邪連臟脈必沈細仲景云陽病見陰脈者死則雖有下證不可用下法矣 雄按溫證誤投熱藥補劑亦有此候經證亦有可用白虎湯者沈細之脈亦有因熱邪閉塞使然形證實者下之可生未可概以陰脈見而斷其必死凡熱邪壅遏脈多細要遲澀按證清解自形滑數不比內傷病服涼藥而脈加數者為虛也 汪按大承氣證仲聖謂脈弦者生澀者死洄溪則云弦則尚有可生之機未必盡生澀則斷無不死者也余所見滑大者固下之不必顧忌亦有弦而兼澀下之而愈者若大汗淋漓者可用白虎也

生氣通天論曰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 吳鞠通曰暑為火邪與心同氣心受邪迫汗出而

煩煩從火從頁謂心氣不安而面苦火燥也喘喝者火射金故喘渴鬱胸中清廓之氣故欲喝而伸之其或邪不外張

而內藏於心則靜心主言暑邪在心雖靜亦欲自言不休也摠意

刺志論曰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 林觀子曰雖云身寒實指身發熱言也要以

意得也雄按雖發熱而仍惡寒不似傷暑之惡熱故曰身寒 吳鞠通曰此傷寒暑之辨也經語分明如此奈何世人悉以

治寒法治溫暑哉 雄按不但寒傷形暑傷氣截然分明寒而為陰邪雖有紅蘊煩渴羔酒狐裘而惡火病者不可謂寒是 亦如水火之不相射經云天寒地凍天暑

地熱又云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理極明顯奈後賢道在邇而求諸遠遂不覺其立言之失而

用藥之非也 淦按云得之者推原受病之始分清證因也傷寒傷暑為內經兩大綱是從對待

說若春傷於風夏生飧泄云云則從四序說喻氏於內經中又補傷燥可見諸氣感人皆能為病

先聖後賢論極昭析何今人治感不論何證但以傷寒藥治之而不知有溫暑燥濕之異陋矣  
執論篇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病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  
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  
逆從可使已也帝曰病熱常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 葉香巖  
曰因食復勞復女勞復而發淨必致亡陽而死 章虛谷曰此言病初愈餘熱留藏於經絡血氣  
中而未淨因食助氣則兩熱相合而復熾故食肉病必復發多食穀則邪遺留必淹纏難愈故當  
戒口清淡稀粥漸為調養也

論疾診尺篇曰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 吳鞠通曰經之辨溫病分  
明如是何世人悉謂傷寒而悉以傷寒足三陰經溫法治之哉張曾卿作類經割裂經文蒙混成  
章由未細心紬繹也尺膚熱甚火鑠精也脈盛躁精被火煎沸也脈盛而滑邪機向外也 此節  
以下診溫病之法

平人氣象論曰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滑曰病風脈澀曰痺 吳  
鞠通曰呼吸俱三動是六七至脈矣而氣象又急躁若尺部肌膚熱則為病溫蓋溫病必傷金水  
二臟之津液尺之脈屬腎尺之穴屬肺也此處肌肉熱故知為病溫其不熱而脈兼滑者則為病  
風風之傷人也陽先受之尺為陰故不熱也如脈動躁而兼澀是氣有餘而血不足病則為痺矣  
玉版論要曰病溫虛甚死 吳鞠通曰病溫之人精血虛甚則無陰以勝溫熱故死

熱病篇曰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以瀉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